

SELECTED EAVE TILES
PRESERVED IN
NORTHWEST UNIVERSITY



• Compiler Liu Shi'e •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西北大学藏瓦选集

刘士莪 编

西北大学藏瓦选集

西北大学出版社

3
4
西北大学藏瓦选集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ISBN7-5604-0022-1/K·6 定价: 28.00 元

秦汉瓦当概论

刘士莪

—

陶瓦之发明与使用，在建筑发展史上为一划时代之创举。中国古代建筑何时始有陶瓦，文献失载，难以稽考。传说“夏世昆吾氏作屋瓦”，又说“桀作瓦”，均不足信。据考古材料证明，商代晚期宫室宗庙之类大型建筑，尚是“茅茨”、“土阶”，未见使用陶瓦之痕迹。西周时期，一些大型居室建筑不仅已使用大量之陶瓦，而且根据建筑物之结构与功能，制作了大小不一、形制有别之各类板瓦与筒瓦。由于陶瓦之使用部位与方法不同，因而在一些板瓦和筒瓦上还分别置以瓦钉或瓦环，亦有筒瓦之一端附着瓦当者。

瓦当为房屋檐际之盖头瓦，俗称筒瓦头。汉代瓦当文字有自名曰“都司空瓦”、“宗正官当”、“长陵东甍”、“庶氏冢簷”者，是知瓦当之名甚多，有瓦、当、甍、簷诸称，后世则习称之为瓦当。古代建筑施瓦，恒以板瓦栴比仰置，于两行板瓦之间，必以筒瓦复之，待复至檐际时，则施以带瓦头之筒瓦。瓦当正值众瓦之底，既可遮挡两行板瓦下部之缝隙，又收保护屋檐椽头免受雨侵日晒之效，且使建筑实体更加牢固而美观。

中国古代土木建筑具有独立系统之民族风格，屋顶“瓦作做法”为建筑中最显要而且无比庄严美观之部分。数千年来，继承发展，保持着独特之结构形式。瓦当乃是随此种建筑实体之发展与适应客观生活需要应运而生之产物，并伴随建筑艺术之丰富而日臻完美。故瓦当之功效，在于既反映当时社会物质文化之水平，又成为一种别具时代特征之艺术品。

瓦当之形状为半圆形或圆形。近十余年来，陕西周原遗址出土之瓦当，均为半圆形，有素面者，有饰以弦纹和重环纹者，简洁朴素，应为瓦当发展之早期阶段。春秋战国为中国历史上巨大变革时期，尤其是战国时代，

正值中国封建社会初期，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著名的重要城市如咸阳、新郑、大梁、邯郸、临淄、蓟、郢，皆为一国之都。在这些国都之内，宫庙殿阁，参差林立，盛极一时。是时瓦当图案呈现崭新之艺术面貌，展现出浓厚之地方特色与时代风格。秦汉时期，全国统一政治局面形成，社会生产得以长足发展，为中国建筑史上蓬勃猛进之阶段，瓦当之制法与图案亦发展到新高峰。秦始皇在统一六国过程中，“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又在渭南别开章台、上林苑，作信宫、阿房等宏伟富丽之建筑群。公元前206年，刘邦重新统一全国，建立起强大之西汉王朝，奠都长安。为了“壮威”皇权，乃倾注国力，大兴土木，终汉二百三十余年，京师之地，建筑耸峙，宫苑棋布，诸如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明光宫、建章宫以及上林苑等离宫别馆，交相辉映，豪奢惊人。在此庞大之建筑遗址内，不时出土各类纹饰斑斓与文字茂美之瓦当。秦汉宫室之宏丽与建筑技艺之进步，将瓦当艺术形式推至新之发展境界，其异彩缤纷为任何时期所无与伦比者。降至魏晋隋唐时期，由于佛教之广泛传播，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深远，佛教建筑得以空前发展，瓦当图案主要是兽面纹及莲花纹，变差细微，染有浓厚之佛教色彩。至其技艺水平则日渐衰微，远不及秦汉。

瓦当之制作乃制陶工艺水平发展之成就。秦汉瓦当一般火候甚高，质地坚硬，色泽纯正，烧造技术颇为成熟。瓦身采用泥条盘筑法，瓦头纹饰范印。其工序为：先做瓦头，继造边轮，最后粘接瓦筒。但细观不同时期之瓦当，制法又稍有差异。诸如战国半瓦当，系将当面与瓦身相接后，从中央纵切为两半即成。秦及汉初之圆瓦当，亦是将瓦筒与当面粘合后，用竹木刀或细绳从筒身近瓦当处横切 $\frac{1}{2}$ ，再从另端纵切瓦筒而成。如此，当面完整而瓦筒但存一半，于瓦当之后面，切痕清晰可见。及至西汉中期，为了简化制作过程，提高劳动效率，乃将瓦心与瓦轮同时范成，而后粘接在半瓦筒上，由三次工序减为二道手续，此种技术之改进，无疑加快了生产速度。

由于历代瓦当之制法有显著区别，其形制与纹饰亦迥然不同。洛阳东周王城、临淄齐国故都、易县燕下都等地，出土之早期半瓦当，皆有画无字。秦早期半瓦当则以素面为多，圆瓦当面径较小，纯青而坚，边棱稍窄且不匀圆，瓦背有明显切痕；晚期云纹圆瓦当中心圈内填以草叶纹，几何纹或网纹。汉瓦色泽灰白，面径大于秦瓦，边轮宽厚匀整。汉初圆瓦当与秦瓦无大区别，至西汉中、晚期，宫殿用瓦，面径加大，当面中心变为大圆纽，或纽座外加饰一周联珠纹，瓦背涂抹平滑，无切割痕迹，最易识别。

烧制陶瓦必须用窑。秦汉时期之陶窑有官窑私窑之分。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裴注引华峤《后汉书》云，汉武帝时在杜陵南山下，建瓦窑数千处。70年代初，于西安三桥镇南发现汉代陶窑数座，留有完整之各类瓦当数百面。此类窑场地处西汉京畿之地，可能属于官窑性质。至于私窑烧制砖瓦，理应更为普遍。

秦汉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为手工业之繁荣兴盛。近年来，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出土之陶俑及砖瓦上，时见印有“宫水”戳记，似为秦代烧造砖瓦官府机构之名。西汉王朝在中央政府亦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庞大之官府手工业生产。西汉官府制陶业系由宗正属官都司空令及少府属官左、右司空令主管；东汉则由少府属官尚方令主管；产品主要是供皇室贵族使用。无疑，当时制陶业应含烧造砖瓦在内。

二

瓦当本为实用建筑材料，但它经过古代匠师之锐意加工，则兼有装饰美观之艺术作用。瓦当图案种类繁多，变化无穷。大致分为花纹、文字与花纹兼文字三种形式。三者均为范制。

瓦当花纹构图精练，气韵生动，又可分为画象纹与图案纹两大类。画象纹有树木、花叶、飞禽、走兽、爬虫、游鱼等多种；图案纹则有兽面纹、山形、几何形及云纹之别。战国时期之画象纹瓦当最负盛名。如齐地之树木双兽纹半瓦当，燕地之双龙纹半瓦当、赵地之三兽纹瓦当，主题简洁生动，

用笔明快流畅，均为一代之佳作。图案纹瓦当以洛阳出土之云纹半瓦当、燕地之云山纹半瓦当为代表。此类图案纹仍带有商周时期铜器兽面纹所具森严拘谨之遗风。

秦代画像纹瓦当均为圆形，其发展变化可分为秦统一前、后两个阶段。在陕西凤翔雍城遗址所出者多属于战国时期之物；咸阳秦宫遗址所出者则难以区分其早晚。长期以来，秦雍城、咸阳等地向以出土各类动植物画瓦而见称于世。尤以凤翔雍城遗址所出之鹿纹瓦当，以精绝著闻。图案千姿百态，生动活泼。内容有奔鹿、卧鹿、立鹿、母子鹿等10余种画面，或动或静，各尽其态。作者以精湛之写实手法，数笔之下便简洁有力地勾画出麋鹿之温驯、机警和善于奔跃等特征。其明快质朴，栩栩如生，优美动人。艺术形象，引人油然而生对麋鹿倾心喜爱之情。古代无名匠师们之丰富生活实践与对鹿之敏锐观察力，令人叹服。本书附录图二至图六鹿纹瓦当主题仅是一只昂首奔驰之鹿，长大之双角，圆壮之躯体，侧面虽只能看到矫健之两腿，但画面却不感有丝毫疏稀和滞板。为加强驯鹿飞奔迅猛之动势，双角后倾，尾臀高高翘起，极为逼真传神。更具匠心者，是在当面空隙处尚有填以蟾蜍、犬、飞雁等小形动物纹，则进一步突现出鹿纹主题，加强了鹿之神态和质感。

本书上编图一八双獾纹瓦当，主纹为两獾对立，竖耳张口，卷尾利爪，作惊恐状。传世之同纹瓦当，或称之为“比肩兽纹”。然细察画面又酷似两只回首对立之狼犬，凶猛机警，完整地显现出古代匠师之巧思妙想。附录图七双虎纹瓦当，画面为两只正在搏斗之猛虎，张口卷尾，前腿腾起，又似嬉戏斗玩。其创作手法与双獾纹瓦当都寓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如四兽纹、凤鸟纹、三鹤纹等画瓦，形象形态，活泼自然，均具有独特之艺术技巧与风格。古代匠师们从现实生活出发，突出发挥绘画手法之特长，打破图案纹抽象拘谨之格局，以洗练之艺术概括描绘出构图动物所具有之特征，给予人以生动豪放之真实美，从而看到秦代绘画雕塑之高度水平。

西汉时期之画像瓦当，种类繁多。据《陕西金石志》记载，有麟凤、

兔、狻猊、飞鸿、双鱼、青蛙等 60 多种，取材构图，极尽匠心。尤为注目者，西汉中、晚期流行之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仪态流丽，浑圆雄健，活泼而有力，实为西汉瓦画中之杰作。至于秦汉时期云纹瓦当，变化万千，大同小异，简而不俗，构成图案纹饰中之主题。

文字瓦当在汉瓦中占有突出之地位，较诸花纹瓦当更具时代特色。瓦当文字多为阳文，字数不一，有一字、二字、三字、四字…多至十六字者。字体丰润美妙，变化无穷，而以篆书为多，隶书次之，并有英芝体、龟蛇体、虫书体等多种，随势诘曲为之，章法绝精。汉瓦当面多分区划界，文字布局则有一定模式。一字瓦文多居中心，如“卫”、“关”、“空”等。二字瓦文上下直书或左右并列，如“上林”、“甘林”、“寿成”等。四字瓦文最多，多作四分法布施，对读或环读，十分匀称和谐；亦有分作两瓦或四瓦，鱼贯排列于檐际，联读为文。五字者格式不拘。七字以上者，或作辐射状，环读；或竖行直读，文字随体异形，巧妙屈伸，突破一般模式，自成一格。一字之变，多至数十，同文之瓦，而字体又有所不同，是知非一人一手所书。古代匠师们以熟练得心之巧，信手举笔，所书瓦文严谨宽博，疏朗隽秀，堪称中国书法艺术宝库中一份重要之遗产。

文字瓦当，秦以前绝少，西汉最为流行，其后又趋罕见。西汉瓦文词藻艳丽，内容多样，除一般吉祥颂词外，大都根据建筑物之性质而变化。约分为宫殿类、官署类、祠墓类和私人宅舍所用，少数则属于记事类。因此瓦文内容足与文献记载相印证，据其出土地点，可对早已泯灭之古代宫、室、署、祠、墓等建筑，追本逐末寻其方位与遗址。故瓦当在考古调查和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之参考价值。

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相应社会存在之反映，并随着社会之前进而不断发生变化。西汉时期，自给自足之封建经济，使人们之意识局限于“天命”、“神授”及“千秋万岁”永恒不变思想支配之下。表现于瓦当文字方面有许多实例。如“汉并天下”、“当王天命”瓦当，应是高祖刘邦初都关中时所造。此类瓦文就含有浓厚之天命论色彩，可与《史记·高祖本纪》相印证。沛

公刘邦入关后，召诸县父老豪杰曰：“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天无极”瓦当出土最多，字体变化约在百种以上。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元年，“上还，登封泰山”，颜注引应劭曰，刻石纪绩，其辞曰：“事天以礼…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可见“与天无极”是西汉中期流行之一种颂祷之辞。同类含义之瓦文有“长生未央”、“长乐未央”、“永受嘉福”、“延年益寿”、“富贵万岁”等，均代表封建统治阶级贪婪无厌之永恒享乐观念。为探索西汉社会历史提供了真实资料。

陕西关中为秦汉故都所在地。城阙殿阁，基址尚存，瓦砾遍地，俯拾皆是，而瓦当夹杂其中，觅有所获。通过瓦当文字还可印证秦汉宫苑陵寝的名称和位置，弥补文献记载之阙佚，正其谬误。如1940年宝鸡东关曾掘得“羽阳”瓦万余片，计有“羽阳千岁”、“羽阳万岁”、“羽阳千秋”、“羽阳临渭”四种文字，而以“千岁”为最多，“万岁”次之，“千秋”十余，“临渭”仅一品，按“羽阳千秋”瓦，北宋时已有出土，详见宋王辟之《澠水燕潭录》。是知今宝鸡附近有秦武公作羽阳宫旧址。但从瓦当之形制和字体来看，应为汉瓦，盖秦宫汉时犹存也。

陕西蓝田出土之“鼎胡延寿宫”瓦，“鼎胡延寿”四字作四分法布施，“宫”字置于中心圆圈内。按“胡”为湖之省文。《三辅皇图》卷之三云：“鼎湖宫，在湖城县界…汉武帝于此建宫”。按瓦出于蓝田焦岱镇，知原注文在蓝田至确，别有“鼎胡延寿保”瓦当，并为蓝田西汉鼎湖宫所用。附图录二三有“成山”瓦。“成山”二字在中央，四角为云纹。有人认为“成山”二字应作成帝山陵解，不确，亦非东莱郡不夜县成山日祠所用之瓦。从传世汉器“神爵四年成山宫铜渠斜”来看，知此类瓦应为成山宫建筑所用。成山宫为西汉时期之离宫，故址在今陕西眉县城西十余里处。又西安、淳化等地常出土“上林”“甘林”二字瓦当。“上林”有半瓦和圆瓦两种，瓦文直书或横书，《史记·始皇本纪》云：“三十五年，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又《汉书·扬雄传》记载：“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

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司马相如《上林赋》亦极言其侈。是知秦汉时皆置上林苑。此类瓦应为上林苑门署或垣卫建筑所用。

西安地区出土之“长乐未央”、“长生未央”等瓦当，为数最多。西汉长安城筑有长乐、未央二宫。《汉书·高帝纪》记载，高祖五年“后九月，徙诸侯子关中，治长乐宫”，《史记·高祖本纪》云：“七年…长乐宫成”；“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九年…未央宫成”。可见长乐、未央本两宫名，此类瓦文合二而一之，盖取吉祥无殃之意，随处可施，非必为长乐宫、未央宫所专用，故出土地域甚广，东自山东，西至甘肃，皆有发现。

1911年，陕西华阴曾出土“与华无极”瓦当近万件，完好者只百余品，瓦文篆法互异。同出有“与华相宜”瓦当。《汉书·地理志》京兆尹华阴县下注云：“集灵宫，武帝起”。据《西岳华山庙碑》云：“武帝时修封禅之礼，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岳，礼祀丰备，故立宫其下，宫曰集灵宫，殿曰存仙殿，门曰望仙门”。“与华无极”瓦当出自华阴，说者多云为西汉集灵宫所用。近年来，在华阴华仓遗址亦出土同文瓦当多品，可知“与华无极”瓦文与“长生未央”、“长生无极”、“与天无极”诸瓦义同，其使用范围亦较广泛。

汉代为加强中央集权制，设有庞大之官僚机构。王宫以外，官署林立，如西汉长安城遗址出土之“空”、“左空”、“都司空瓦”、“上林农官”、“右将”等瓦，则分别为各官署建筑所用。《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宗正，秦官…属官有都司空令丞”，颜注引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又“少府，秦官，掌川海地泽之税，以给供养”，属官有左右司空。西汉都司空及左、右司空三官署，皆拥有大批工奴，为皇帝营建苑囿并主造陶瓦和各类生活器皿。上述“空”、“都司空瓦”皆为都司空或左、右司空官廨建筑所用。《汉书·食货志》云：“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上林农官”瓦文所指应是水衡都尉属官上林令之农官。“右将”瓦当曾见录于《金石索》、《陕西金石志》等书。《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中郎有五官、

左、右三署”。“右将”瓦当应为右中郎将官署所用。传世尚有“左将”瓦当，含义与此相同。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很多“卫”字瓦当，“卫”字居中，字体有大有小，笔画有粗有细，有“卫”字外面加饰一周凸线纹或网纹者，有画面涂白垩或朱色者。西汉时期各宫中均设有卫尉，职掌守护防卫，如长乐卫尉、未央卫尉、建章卫尉及甘泉卫尉等。《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颜注引《汉旧仪》云，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卫士于周垣下为区廄，区廄者，若今之仗宿屋矣”，可见“卫”字含有守卫徼巡之义，故此类“卫”字瓦当为西汉卫尉寺或城垣、宫门之卫屯区廄所通用。

西汉首都长安，统治机构庞大，食之者众而生之者寡。粮食供应每每仰给于关东地区，当时傍南山脚下挖有一条漕渠，使关东粮食从黄入渭，然后转入漕渠运至长安。漕渠之旁建有粮仓，华仓即是其一。华仓遗址位于今陕西省华阴县段家城和王家城北面之瓦渣梁上，故名。传世之“华仓”、“京师庾当”、“京师仓当”诸瓦，均出于此。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华仓”之一大仓址，上述三种瓦当均有出土，对于判定西汉“华仓”遗址有了确切之文字佐证。

陕西关中以四塞为固，形势险要，东面函谷关乃通往山东之咽喉，西汉时关门建有城楼，驻重兵把守，稽查行人。传世有“关”字瓦当，瓦文“关”字书法繁多，笔画有粗有细，有的在“关”字的两旁缀以爪纹或云纹。旧传“关”字瓦出自河南灵宝县函谷关旧址，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收录七品，云皆出于河南新安。按照汉代人之习惯，函谷关可径称之为“关”，其他关通常则在前面冠以关名。若从罗说，则“关”字瓦应当是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将函谷关由弘农迁至新安后的新关所用。

西汉王室宗庙和帝王陵园都有豪奢之殿堂建筑，在这些遗址内不断发现各种文字瓦当。汉长安城曾出土过“高安万世”瓦当，旧释为西汉高安侯董贤邸第所用，其说不确。别有“高庙万世”、“西庙”诸瓦，应为汉高

祖庙堂建筑之物。《三辅黄图》云：“高庙，在长安西北故城中”，今汉长安城内北部有村名曰高庙，在村西尚存高大之夯土台基一处，疑为高祖神庙之遗存。如“永奉无疆”、“亿年无疆”诸瓦，本系颂祷之辞，可能亦用之于汉代宫殿或宗庙建筑上。附录图五四“泰灵嘉神”瓦当，出于汉长安城遗址。字体瘦削，随势为之。《史记·封禅书》记武帝作益延寿观，祀太乙神，“泰灵”或指太乙之灵而言。

汉高祖长陵位于咸阳窑店北原上，《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高后崩，合葬长陵”。二陵封丘如山，东西并峙，在这里曾发现“长陵东党”、“长陵西神”两种瓦当。《三辅黄图》云：“吕后陵，在高祖陵东”若依此说，“长陵西神”瓦应是高祖陵园所用；“长陵东党”瓦则为吕后陵园之遗物。至于“嵬氏冢舍”、“冢上大当”，皆系汉代私家冢墓或祠堂建筑所用。

瓦当文字还可订证史籍之谬误及建筑时代。《汉书·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孙卿言“仙人好楼居，于是令长安则作飞廉桂馆，甘泉则作益寿延寿馆，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颜注：“益寿、延寿，二馆也”。但《史记·封禅书》则作益延寿观。宋人黄伯思据“益延寿”三字瓦当而考订《汉书·郊祀志》“益”下衍一“寿”字，颜注非是，当以《史记》为正。其说至确，为学者所宗。又“八风寿存当”五字瓦，最早见录于清朱枫《秦汉瓦当图记》中，朱氏不识篆文，误为“益寿存当”四字，以致有人疑为伪作。程敦释读并引《汉书·郊祀志》王莽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因而定为八风台所用之瓦。程说已为学者所从。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著录“棠泉宫当”一品，出自陕西凤翔雍城遗址，当面中心为大圆钮，瓦面以双线分作四等分，每区一字，实为汉瓦特征。《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雍县下班注云：“棠泉宫，孝公起”。《汉书·刘向传》则云“秦穆公葬于雍棠泉宫祈年馆下”，两说虽时间不同，但皆云在雍城。此种瓦当出土地与之正合，刘喜海《长安获古编》著录有元康元年造“棠泉铜钲”和“棠泉宫鼎盖”，可证此宫在汉宣帝时犹存。故瓦为汉棠泉宫所用，而非秦瓦。

纪年文字瓦当，所见不多。除传世“惟汉三年大并天下”者外，1933年青海海晏三角城曾出土“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十字瓦当。“西海”二字在上，“安定”二字在下，“元兴元”三字在右，“年作当”三字在左。西海郡建于王莽时期，元兴元年为东汉和帝纪年，则瓦为东汉之物。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著录“寿昌万岁永和六□大泉五十”十二字瓦一品，亦为东汉时物。

花纹兼文字瓦当常见有“延年”瓦。当面中心为一引颈长鸣展翅欲飞的鸿雁，上有“延年”二字，故俗称“飞鸿延年”瓦当。或谓此为秦飞鸿殿字瓦。

三

古都西安很早就以盛出秦汉瓦当而著称于世。关中许多市县亦往往有得。在河南、江苏、河北、辽宁、内蒙、山西、甘肃、青海、四川等省（区），亦出土甚夥。自北宋中期以来，瓦当之学显现于世，乾嘉以后，藏家辈出，著录专集达十余种之多。

北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陕西宝鸡权氏濬池得古瓦，文曰“羽阳千岁”，事载王辟之《澠水燕谭录》中，瓦当文字之见于册籍盖始于此。黄伯思《东观余论》据“益延寿”瓦订正小颜《汉书》注文之误，开瓦当文字考据之端。南宋无名氏《续考古图》著录汉瓦四，仅摹图形，未见释文。元李好文《长安志图》载有“长乐未央”、“长生无极”、“汉并天下”、“储胥未央”、“万寿无疆”、“永奉无疆”、“上林”等七瓦，所录号称至多。清康熙朝，闽人林佶游甘泉宫旧址，得汉瓦文曰“长生未央”，著有《汉甘泉宫瓦记》一卷。一时名人贤士赋诗题咏，殆遍宇内，珍若吉光片羽。乾隆初年，浙人朱枫因其子食禄乾州，就养关中，获瓦30，异文者多至十六、七种。其最著者，曰“清凉有慧”，成《秦汉瓦当图记》四卷，皆摹刻原形，瓦当文字有专书始此。嗣后搜求古瓦当之风大炽。继而歙人程敦客居关中，以友人所藏诸瓦聚之不易，久恐散失，爰刺取其文之不同，

迄文同而字异者，为《秦汉瓦当文字》二卷，续一卷，可谓较早的一部重要瓦当专书。再者，毕沅《秦汉瓦当图》（一卷）、陈广宁《汉宫瓦当》（一卷）、钱坫《汉瓦图录》（四卷 钞本），都是影响一时之专著。至于吴大澂之《愙斋砖瓦录》、冯云鹏冯云鸛之《金石索》、王昶之《金石萃编》、翁方纲之《两汉金石记》、毕沅之《关中金石记》以及武树善编纂之《陕西金石志》等书，皆录有部分瓦文，足以觐一代金石学风尚之所趋。

近世集诸家著录瓦当之大成者，首推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一书，共五卷，收录瓦当三百十又九品。罗氏平生所蒐集诸家拓本凡三千余纸，乃摘选什一而成此书。世家所藏虽未能尽，亦略备矣。图后不别著考证，而分注出土之地与收藏者于目录之下，录图之丰，鲜有出其右者。序录并述及此学之津逮与此书之所以作，读之可籍知瓦当斯学勃兴之梗概。

走笔至此，不禁使吾侪念及西北大学已故陈直教授。他攻治史汉，蜚名学林，酷嗜秦汉瓦当，尤多创见。彼初客西安时，极意搜求瓦当文字，广交士友，坐访市肆，一时名门藏瓦，悉如指掌，每有所见，信手录之，力所能及者，辄以金购之；实物不得，次求墨拓，所获五、六百纸。1963年，在《秦汉瓦当概述》中云：“余客秦中20年，共获20余品，如梁宫、羽阳千秋、永承大灵三完瓦，孝大、后寝两半瓦，则寺初宫、惠治灵保两残瓦，萧将军府、原字、杨字三板瓦，皆至精之品”。用力之勤，倍于前人。他尤擅于断代辨伪，珠目泾渭，为学界所叹服。至于以瓦当文字来订正史汉，考究遗存，更是前人所未道。所著《关中秦汉陶录》（未刊稿），是其应心精湛之作。

四

西北大学地处周秦汉唐故都之地，文物荟萃，得天独厚。建国以来，历史系文物陈列室逐步得到整顿和充实，只所藏秦汉瓦当抵二百余品，其中除旧藏者外，余者均为历年来师生考古调查所得。此批资料重要者已散见于陈直先生之有关著作中，有的则纷传于世，证引研究殊多不便。为使

这批瓦当资料在教学科研中能够发挥更大之作用，为国内外学者所广见，兹整理墨拓，剔除重复和残损过甚者，甄录248余品，汇集成册，题为《西北大学藏瓦选集》。

本书以瓦当之花纹和文字分类，按时代为序，计分上编、下编、附录三部分。上编为花纹瓦当，下编为文字瓦当，附录主要为旧存之瓦当墨本，实物去向已无从查考。每品图象之下，注明时代、出土地点和尺寸，有的并加以简短之说明，所不详者，付诸阙如。

本书选录之材料主要为秦汉瓦当。东汉以后者概不入编。为求材料之普遍性与完整性，凡属同类花纹而式样不同者，或文同而字体互异者，不惮繁杂，悉并录之，籍以窥知其发展梗概及时代线索。

是书编就，多蒙校长张岂之、系主任彭树智之关怀与有力支持；著名考古学家，原西北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武伯纶先生亦给予极大的鼓励，并欣然命笔，题名增色，在此均表敬意。由于编者才菲识薄，舛误良多，愿贤士方家幸为指教。

1985.6.20 初稿

1987.3.20 修改

目 录

上编 花纹瓦当

一	树木双兽纹半瓦当	战国
二	山云纹半瓦当	战国
三	山云纹半瓦当	战国
四	山云纹半瓦当	战国
五	山云纹半瓦当	战国
六	山云纹半瓦当	战国
七	山云纹半瓦当	战国
八	山云纹半瓦当	战国
九	绳纹半瓦当	秦
十	绳纹半瓦当	秦
十一	黼黻纹半瓦当	秦
十二	黼黻纹半瓦当	秦
十三	夔凤纹瓦当	秦
十四	夔凤纹瓦当	秦
十五	夔凤纹瓦当	秦
十六	凤鸟纹瓦当	秦—汉
十七	凤鸟纹瓦当	秦—汉
十八	双獾纹瓦当	秦
十九	四兽纹瓦当	秦
二十	动植物纹瓦当	秦
二十一	昆虫纹瓦当	秦

二二	三鹤纹瓦当	秦一汉
二三	葵纹瓦当	秦
二四	葵纹瓦当	
二五	葵纹瓦当	秦
二六	葵纹瓦当	秦
二七	葵纹瓦当	秦
二八	葵纹瓦当	秦
二九	葵纹瓦当	秦
三十	葵纹瓦当	秦
三一	葵纹瓦当	秦
三二	葵纹瓦当	秦
三三	葵纹瓦当	秦
三四	葵纹瓦当	秦
三五	葵纹瓦当	秦一汉
三六	葵纹瓦当	秦
三七	葵纹瓦当	秦
三八	葵纹瓦当	秦
三九	葵纹瓦当	秦
四十	云纹瓦当	秦
四一	云纹瓦当	秦
四二	云纹瓦当	秦
四三	云纹瓦当	秦
四四	云纹瓦当	秦
四五	云纹瓦当	秦
四六	云纹瓦当	秦
四七	云纹瓦当	秦
四八	云纹瓦当	秦